

爱我们家中的活菩萨

飞机舱内的气温蛮冷的，让苏力亚感觉有点不舒服。但是，这只是一个小程序，因为再过两小时他就会到达家乡，他急着想见多年未谋面的老朋友。苏力亚当晚要在一间高档饭店举办宴会款待朋友，他吩咐秘书预订了佳肴美食，餐厅布置也要典雅精致。

苏力亚已对奢华生活方式习以为常；他是个银行投资家，任职于国内一间大规模的银行，所拿的薪酬比他所有朋友的收入总数还多。总之，他对自己令人羡慕的生活引以为荣。



高丽抑制不了心中的快乐，三年来都不曾回乡的儿子终于回来了。从接到儿子的电话通知后就失眠了几夜，她准备了儿子最爱吃的食物。

她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取悦于儿子；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、花园修剪整齐、甚至狗儿也冲洗干净。她有许多话要对儿子诉说。自从丈夫去世后，她孤身一人生活，如今儿子快回来陪她了，并答应住一星期才走，令她感到万分兴奋。

门铃声叮当响，有如美妙音乐，高丽打开门见到高大的儿子，在暮色辉映下显得格外焕发。“哈罗，妈妈！您好吗？”苏力亚满脸笑容地向她问好。

交谈正欢之时，高丽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。“妈妈，我怕您难过，所以不预先告诉您；我两天后就要走了，6个月内也许会再回来。妈，我还是会继续每星期与你通电话。”苏力亚向母亲保证。高丽忍不住流泪道：“你为了朋友才专程赶回来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。”说完她即奔上楼将自己锁在房里。苏力亚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收拾东西匆忙梳洗后，出门去赴约。

高丽对孤单早就习以为常，但是今天她感到心都碎了；她把特地为儿子准备的菜肴送给别人吃，自己也不觉得饿，甚至连那两只狗儿，罗姆和牟地，也出奇地安静。“也许它们比我自己的儿子更了解我。”她对着一室漆黑在喃喃自语。

苏力亚经过长途跋涉，已经非常疲倦，他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母亲把他刚才的一番话看得那么重要。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和老朋友见面了，他对这个聚会期待已久啊！

无论如何，他心想明天早上要和母亲解释，快乐地陪着她。苏力亚心里始终有点不自在，“可能我对她太苛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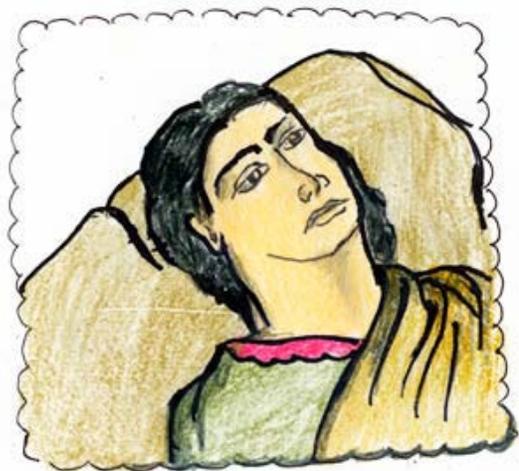
他打算送一束花给母亲，希望可以平复她的情绪，也减少自己的罪恶感。到了花店，他要求店员把花束送去给母亲。当店员正在准备花朵时，一个年轻人匆匆忙忙地走向苏力亚说道：“如果你不介意，可否先让我买花？我急着要送给妈妈，她正等待着我的花呢。”苏力亚好奇地问道：“请问你是庆祝什么日子？是你妈妈的生日吗？”



“不，今天是她永远安息在我心中的日子；她的逝世周年纪念日。”年轻人的回答令到苏力亚哑口无言；年轻人急着买花送给逝世的母亲，而他却把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家里。

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母亲缺少了由衷的敬爱，苏力亚深感羞愧，茫然中听见年轻人离开前的答谢声。

年轻人对母亲的热爱，扣动苏力亚的心弦，他感到冥冥之中，似乎有神圣力量的安排，与年轻人的不期而遇，是巧合？抑或另有意义的提示？



苏力亚拿着花束直奔回家，亲自将花献给母亲。母亲，在他困境中挣扎时，竭尽全力地捍卫他；母亲，在他傲慢自大的展现时，坚持给予他更多的爱；母亲，这些年来的等待儿子回来，等到的却是冷淡的回应。

圣哲赛峇峇再三地强调敬爱母亲的重要性。母亲给我们生命，在我们小时候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付出，我们应该像恭敬菩萨那样敬爱她。其实，人学会了如何去爱，才能获得爱；除了以爱回报之外，没有别的方式，足以表达我们对母亲那种无法言喻而又深厚的爱了。

马来西亚沙迪亚赛理事会

原著：Radio Sai Listeners' Journal, Vol. 7, Issue 5, May 2009

译：中文组